

吴冠中的意义

杨卫

众所周知，吴冠中是以形式主义探索享誉艺坛，继而闻名于世的。早在改革开放之初，他就提出了“形式美”[1]的概念，由此打破现实主义在中国一统天下的局面，开启了一个艺术创作时代的新篇章。今天的人们在谈论吴冠中时，无论是褒扬，还是贬低，其焦点也主要是集中于此。称颂吴冠中的一方认为，他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，尤其是结合中国画的写意传统，将西方油画进行本土改造与诗性转换，把延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油画民族化问题，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维度；而否定的一方则认为，吴冠中还停留在形式美的前现代阶段，远没有进入到当代人的问题意识中，与当代艺术的媒介拓展和观念表达相距甚远。因此，他只能代表前现代的审美状态，属于艺术的过去时。其实，这两种观点都略显片面，或者说，只是看到了吴冠中的绘画风格，而遮蔽了他作为一个有责任、有担当的思想型艺术家，为中国艺术界的思想解放，以及生态繁荣所做出的重要贡献。

事实上，在同代艺术家中，吴冠中是一个异军突起的文化现象，无论是其艺术还是其人生，都堪称

独树一帜。作为留学西洋的第二代中国艺术家，他仰承着上一代艺术家的使命，又肩负了传续下一代的重任，不仅艺术上超越了同代人的整体水平，其思想更是影响深远，至今仍在艺术界发挥着振聋发聩的作用。吴冠中的这种拔萃出群，得益于他的悟性、学养和勤勉，当然，也跟他的老师林风眠、吴大羽等先生的影响脱不开关系。正是受林风眠、吴大羽等人的精神感召，吴冠中早年留学法国时，便与中国的主流艺术形态背道而驰，选择了形式主义作为自己的艺术之路，并且终身不渝。如果说20世纪中国美术的主流叙事是以徐悲鸿提倡的写实主义为代表，那么，吴冠中则是坚定不移的质疑者。为此，他归国后还跟徐悲鸿有过观念的冲突，以至于后来干脆自我边缘化，从中央美院调去了工艺美院（现清华美院）。

历史的逻辑往往是不幸中包含着幸运的因素。对于吴冠中而言，他调去工艺美院工作，虽然是抛向了边缘，却使他由此而成为逍遥派，避免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与裹挟。因此，吴冠中是他们那代艺术家中极为少数没有涉猎过政治题

材的艺术家之一。这无疑是一种洁身自守，为他新时期应运而出扫除了历史障碍，也奠定了话语基础。故而，吴冠中于1979年提出“形式美”，针对主题先行的现实主义艺术进行反驳，才能够文从字顺，气壮理直。

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，受门户开放的影响，外来文化大量涌入，由此催生出各种文艺思潮，也使得现代艺术在神州大地蓬勃兴起。吴冠中虽然没有介入现代艺术运动，甚至对某些粗糙的现代艺术作品还颇有微词，但他的价值观却倾向于此，与众多现代艺术家的人文诉求保持着同一节奏，即都是试图通过艺术推动思想解放，促进观念更新与多元形态。所以，在80年代不少重要的现代艺术活动与事件中，我们都能找到吴冠中的言论，看到他的身影。比如由他提出的“抽象美”[2]问题，曾在80年代初引起中国美术界的广泛讨论；比如在艺术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“黄山会议”，[3]正是由于吴冠中针对当时的保守局面，而明确提出观念更新的发言，为其奠定了思想解放的基调……可以这么说，在老一代中国艺术家中，吴冠中是思想最为激

进,也是对现代艺术最为强硬的支持者之一。

20世纪90年代以后,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,改变了原来的文化生态,使中国新艺术的发展轨迹也随之出现转向,即由艺术的内部问题转向了社会的外部问题。这是艺术史逻辑的一次基因突变,按照美国批评家格林伯格的说法,就是“艺术史的发展,不是旧问题被解决了,而是旧问题被新问题取代了。”所以,史家往往都是以此为凭,来划分中国的“现代艺术”与“当代艺术”。显然,80年代异常活跃的吴冠中并没有介入后来的当代艺术活动,尽管他也会对艺术本体进行过反思,提出了诸如“笔墨等于零”[4]的概念,但那仍属于现代主义范围,是他的形式主义探索的一种延伸,与后来当代艺术的媒介拓展和社会批判等内容,已是南辕北辙。这是吴冠中的时代局限,也是后来更年轻一代艺术家较少谈论吴冠中的原因。

不过,虽然吴冠中在艺术风格上仍执著于形式主义,但是,其思想观念却早已越位,从对艺术本体的思考转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。90年代以后,吴冠中一方面通过对油画和水墨的双向实验,来拓展自己的形式主义观念;另一方面则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,不断在公共领域发声,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语言风暴。比如他提出的“一百个齐白石抵不过一个鲁迅”[5]“取消画院、取消美协”,[6]以及反对艺术家“圈养”[7]等等一系列观点和主张,都如同林中响箭,划破艺术界的沉寂,不仅引起了业界的震动,也成为了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。因此,吴冠中作为一种时代强音,也成为了继齐白石、徐悲鸿等人之后,社会认知度最高的中国艺术家之一。

应该说,这正是吴冠中的独特之处。即作为一个曾经引领时代

风潮的老艺术家,在其功成名就之后,并没有自我陶醉,也没有固步自封,而是肩负起美学启蒙的社会责任,为艺术的创造性与人文价值而呐喊,为艺术家的自由生存空间奔走相呼。回过头看,吴冠中的这种文化担当,以及永不停息的思考能力,在其同代艺术家中,可谓无出其右。这是吴冠中的孤独,当然,也是他的价值。如果我们承认现代艺术向当代艺术的转型,是由原来的艺术本体问题转向了艺术的社会问题,那么,吴冠中后来的思想言论与价值呼唤,则是践行了当代艺术的文化理念,只不过他一直试图将某种“美”的理念贯穿于其中,以期在潮起潮落的现当代艺术运动中,留下一个审美的线索,即所谓“风筝不断线”。[8]而这,也正是吴冠中之所以成为吴冠中的原因。

事实上,当代艺术的社会化转型,常常容易造成一种作者模糊的印象。在“作者的死亡与能指的狂欢”(罗兰·巴特)等后现代文艺理论的指导下,当代艺术强调观念的不断更新,以及媒介的不断拓展,常使我们产生一种目不暇接、眼花缭乱之感。所以,你方唱罢我登场,成为当代艺术的一种运动常态,也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信息时代的碎片映像。相比而言,吴冠中在艺术风格上的一以贯之,则为我们思想解放的历史进程中保留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文脉。故而,时过境迁之后,当各种艺术思潮渐渐退去,我们还能通过吴冠中和他的艺术追求,看到一个清晰的视觉轮廓。或许,这正是吴冠中能够对后世产生影响的地方,也是他始终坚持“形式美”的意义所在。

2008年3月,吴冠中以89岁高龄走进798艺术区,在桥艺术空间举办了一次个人画展,题为“吴冠中走进798”。此展作为吴冠中晚年最为重要的展览之一,实际上是

在表明一种姿态,抑或也是一个宣言,表达了吴冠中对当代艺术的支持,以及对自由艺术创作的价值认同。可以说,这是吴冠中为他的艺术人生划上的一个完美句号。而他一生执着的形式主义探索,也正是建立在这个价值基础之上,才具有了超越时代的意义与昭示后学的作用。

注:

[1]吴冠中:《绘画的形式美》,《美术》1979年第5期。

[2]吴冠中:《关于抽象美》,《美术》1980年第10期。

[3]1985年4月,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、美协安徽分会主办的“油画艺术讨论会”在安徽泾县举行,来自全国17个省、市、自治区的60多位油画家、美术理论家出席会议,就清除“左”的流毒,争取油画风格多样化、画家的个性化艺术面貌、借鉴国外现代艺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。因会议地点就在黄山脚下,故称“黄山会议”。

[4]吴冠中:《笔墨等于零》,香港《明报月刊》1992年3月号。

[5]吴冠中于2006年接受中央电视台《大家》栏目采访时语。

[6]吴冠中于2008年接受《南方周末》采访时语。

[7]吴冠中:《奖与养》,《文汇报》2007年7月18日。

[8]吴冠中:《风筝不断线》,四川美术出版社,1985年。

杨卫
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
现当代艺术中心主任
410081
(本文责任编辑 初枢昊)